

■ 編主天夢 ■

(夢天)

夢痕

「哦，他不錯呀，」阿青搶着說，「他一見我，就問怎麼吃什麼，玩什麼，他說……」

「別說了，」她知道阿青之爲人，跟她生氣也是白饒，所以倒溫和和她說，「不過你一向總是跟我在一塊兒的，比方我一定要走，你還是願意跟我，還是願意留在這兒跟別人。」

「那我一定跟您，您千萬別扔下我，」阿青把一雙迷縫眼望着她的主人，含着萬分的渴望，

「好，她慘然應了一聲，阿青立刻又恢復了那一臉快活的優笑，

(完)

(孟威)

得婦翁之援助，而能跳出航備之火坑，脫離皮肉之苦害，捨梨園香櫺，而入光明正道，是誰不謂奇女子耶。

法庭結束之後，欣欣然以南歸，姊妹重逢，母女團聚，其樂為何如也。

今以後之康寶翠，將助父理船業，度其美滿之家庭生活，暇時以求學上進，前程遠大，未可限量也。

雖然，青樓佳麗之與寶翠同病者，不可勝數，率皆渴求解放，急待拯救，願寶翠勸之導之，並有以告之曰：「妓之爲業，賤且苦者也，既遭龜鶴之虐待，復受嫖客之摧殘，蹂躪女權，莫此爲甚。我姊妹當速覺悟，急起廢止娼幕，打倒龜鶴，俾同志盡脫苦海，同登彼岸，得自由之快樂，享終身之幸福，女界幸甚，社會幸甚。」

和

女士們的心理，都是想找一個漂亮的青年作丈夫，她若嫁得一個麻面的丈夫，她的心裏，一定要傷心，悲痛，以為遇見如此的伴侶，

施博森是一個很機械的人，他自三十歲以後，便在湖外村的教堂裏，當了一名牧師，忽忽的光陰，他自朝至晚，經營這種福祿祈禱的生活，便過了十五年的歲月，豐潤的面色，也變成枯瘦了，很強健的身體，也做瘦了，從行路說話上看起來，有些老態了，可是他的精神，還充足得很，每逢星期日，在講臺上唱起道理來，總是提高了喉嚨，滔滔不絕的去分別，天堂地獄的現象，總有幾個鐘頭不肯休息。

他越年不考，他的態度，越發沈肅了，平日總是一個人，在自己的書室裏，念幾首新詩，以及研究些宗教的道理，除此以外，便輕易不見他張口說笑！除了去演講的時候！就是他披着兩肩的白髮，穿了禮服，去向外衆演說，也是正言厲色，所以村裏的小孩子，見了他總是很歡迎，不是遠遠的躲避着，便是想法子去戲弄他，然而這些小孩子，每每到了一星期日早晨，却破了他的母親，領着到教堂去聽演講，不過他們却個個扮着鬼臉，躲在大人的背後苦

牧師是全家住在教堂後的一所小宅子裏，他只有一男一女，幾十五歲，但是牧師既有兒子了，他却時常的懷憂，悔恨他從前不絕端主張獨身主義，他從愛主張一個人的獨身，他說，必要這樣，纔可以使身心清涼，不至墮落，有了戀愛的關係，那末好好的，便入了陷阱了，這個陷阱，是很危險的，有迷入的可以一變而爲，吸收着，可以變了你的品格，更換了你的性情，使無意中將人的靈心弄掉了，他常常用這些話，對人家說，人家聽了，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然而婦女們聽了，臉上都表示出一種不照從的態度來，可是牧師的女兒，曾在學校裏讀過書的，容貌也很溫和，她有時領了她的孩子，到鄰家去開玩笑，說起牧師的，便掉頭去不言語，只是微微的吁氣。

牧師的孩子，正在很活潑的青年，却成年裏在堂裏，請了一個老年的教師，教他讀書，注入的記憶事物，實在很多，關於書上的功課，沒一樣不是很諳熟的，不過人家見了不靈動的，他帶些沈悶的色彩。

十分抱歉，因爲封面尚未印齊，改於十九年一月十日出書，預約亦延至一月九號爲止，特此聲明。

秋塵

(若雲)

第二回 佳賓滿席鳴鶴雞姘頭成大盟
名士一堂龍虎狗棒角播奇談 (四六)

我偏看不起你這財主，我在窩子裏動的是知心的，人，若是我財主，早就當了財主太太了，說到這裏，見頭平把那五百元鈔票，從懷裏掏出，放在床上，連忙過來，劃枝火柴就燒，頭平連忙按住，業已燒去兩張半張，翠鈴用手指着門，向頭平道，您請吧，我只當白認識了你，頭平又說了許多好話，翠鈴長嘆一聲道，像你這心眼太多的人，怎能交得長久，我也沒心再了，頭平又溫存好久，直到金珠店把價戒送來，翠鈴更作出無限張致，等到頭平跪着把鑽戒給她戴上，才轉過一絲好臉色來，這時暮色已深，屋內電燈已亮了兩個，七兄娼窺裏當這天色黃昏之間，華燈初上之際，正是梳頭時候，適意光陰，嫖客若是解人，最能于此間得到佳趣，頭平原久於此道，就靜靜的消受了。

殘局

二 擬局 通算金算料
集校川銀夢吾 輯選

第八十二局(馬走蘭臺)着法紅勝明日披露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炮	車	馬	將	兵	馬	兵	車	炮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仕	仕	仕	仕	仕	仕	仕	仕	仕
帥	帥	帥	帥	帥	帥	帥	帥	帥
炮	卒	馬	車	兵	馬	兵	車	炮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illegible]

夢吾先生鑑啓者遠寧象棋比賽大會自夏正多月二十日開始加入者有徐詞海趙文宣魏麟明劉適璣鐵鼎九王惟揚崔寶潔生伯岩君等諸人至昨日賽畢結果第一次賽第一獎二份爲徐君詞海所得第二次賽獎兩份魏麟明趙文宣以各得一份弟兄該會就銀並製就銀獎牌三枚轉給該得獎者以作紀念榮幸極之因公務羈身未克加入故關切至對局之筆錄因篇幅太多故僅將最後決賽者數局另函寄上請爲登錄是荷此頌安矣

弟石煥亭謹啓十二月四日

角到書

象局彙刊初集
內容異常豐富每册定價四角外埠另加郵資一成郵票代價十足通用出書無多購者從速

五座元
四座十元
包廂
別特座
元二

春和大大戲院

樓下前
排一元
後排六
角

今日(星期二)夜場電影

蝴蝶主演

火燒紅蓮寺

國產名片

晚場 慈惠文華義務戲

趙碧雲 存連泉 馬昆

碧蘿 言菊朋

諸香如 松雪芳 趙小樓

場晚日二 月二十

場晚日一十月二十

場晚日十初月二十

存連泉 言菊朋 馬昆

存連泉 種玉 言菊朋

趙松雲 碧蘿 諸香如

探親 珠簾寨

法門寺 奇冤報

寶蓮燈 打三盜

文 學 周 刊

編主蘭唐

期 四 十 第

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

唐蘭

其末，還是老子的時代，近時人的意見，大都主張老子在孔子後，所根據的就是由記的世系，這是幾以前也這樣假設過的。但有一椿最大的疑點，老子假使在孔子後，何以孔子又去向他問禮呢？

孔子和老聃的談話，見在莊子上獨多（一共有八處），固然是因各崇其師的緣故，對於他們兩人談話的記載全都難信，但其實總是真的，何以莊子不寫成孔子見楊朱墨翟而單寫見老聃，可見孔子的確見過老聃的。

孔子和老聃講禮，見禮記曾子問（凡四節），在我們援引牠以前，就得先看曾子問那一篇書到底裏得住不。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名為曾子問者，蓋曾子弟子子曾參，此於別錄獨異服。」據此是劉向別錄已把這篇認為禮記之一，又據漢藝文志說：「禮記百三十一篇」，班固原註云：「七十子後學所記也。」錢大昕說：「鄭康成六經志論云：『禮記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五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錢氏這一段話很對，那末曾子問確是被戴聖採進禮記去的。

顯然的是屬於儒家，假使是後人僞託，和莊子相合。

從這五點理由看來，雖然是假定，差不多可以說十分近似於真確了，而據(三)和(四)(五)三個理由，更可以充分地說這一篇裏所記的材料是靠得住的。

所謂老聃對孔子的語氣，和莊子相合的一理由，是根據這一節的：

——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頃，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

既然孔子從老聃助葬，而老聃對孔子又這樣不客氣地直呼他的名，那末老聃的和孔子同時而且比他年長的一層，是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承認的。

但是，這樣就和史記的老子世系起了矛盾了。要承認了史記的世系，就得說老子在孔子後，反之，要承認了老聃長於孔子，那末就不能承認那世系。

因為老聃在孔子前是必須承認的，所以有些人就主張講禮的老聃和做道德經的老子是兩人，我們且看這種講法能把矛盾消去嗎？

關於這一個問題，頂重要的材料是莊子，現在我所引就是那上面的關於老耑——或老子——的事實。

(1)「老耑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養生主第三

(2)「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鯀充符第五
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爲？』」——老耑曰：『……無趾語老耑曰：『孔丘之於聖人，其未

(3)「陽子居見老耑曰：『有人於此，鑿枘強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耑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心愧形者也。且曰，虎豹之文來田，浚狙之便，執牧豕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應帝王第七

約柔乎剛強，廉敵彤脣，其燄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澗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摠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皺，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於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盜，而備墨舉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背大亂，罪在摠人之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幽嶺之下，而禹舜之君愛擾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行戮者相推也。刑戮者相親也。而愚方處大山幽嶺之下，而禹舜之君愛擾乎廟堂之上。今

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折場接摺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桎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桎跖囑失也。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在第十十一

(5)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萬。』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皆見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者……』——天地第十二

(6)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周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

石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者，聲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天道第十三

(7)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天運第十四

(8)「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白：丁

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子貢曰：『老聃見龍，而龍見，雷聲而雨散，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然則固有人居老聃以天將宮室，而應，微曰：『千年運而往矣，予將何以戒我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子貢蹴蹴然立不安。……同上

(10)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同上

(11)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也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攝者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嘗為汝諱乎其將。』……田子方第二十一

(12)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搢擻而知；夫道官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知北遊第二十

(13)「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庚桑子曰：『吾是以不釋老聃之言。』庚桑子曰：「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騷騷曰：「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老子曰：「若規規然若喪父喪，揭竿而求諸海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諸己乎？能儵然乎？能惘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啼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不捨，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庚桑楚第二十三

(14)「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謂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則陽第二十五。

(15)「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漱水巾櫛，脫屣而外，膝行而前。」向者弟子欲言老子之言者，皆先脫屣而後言，今陽子居亦效之。

其過。」老子曰：「唯唯，吾將早服。」而唯唯肝肝，且語與焉。夫曰若服，盛德若不足，以不敢，今開矣，請問其鑿鑿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席；其反也，舍者反之爭席矣。」——寓言第二十七

(16)「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闔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闔尹曰：「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白守其黑，無敵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闔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

一部莊子裏，顯明地說到老聃或老子的，就是這十六處。現在再審查一下莊子裏篇身的真偽和其時代。

是內篇和外篇雜篇的分別，是從那裏來的呢？我以為這分別是起於劉向刪陔復重六篇。《晏子斂書》錄：「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陔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篇。」《孫卿書錄》：「凡三百三十八章，陔復重二十二篇，六百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從這幾個例裏，可以看出來，凡著錄於別錄的古子書，他的刪陔復內手續，才成為漢晉藝文志上所得的篇數，莊子當然是在這例內。這個假設大抵是靠得住的。

末，所謂內篇十篇是真莊子書的一說，也不過承用劉向的意見而已；其實並沒一定是真和外篇雜篇一定是假的證據。我們現在還得再審察一下，到底是真生

敗

例看，却每篇又往往有包含了好幾章的，而這幾章就不必出於一手。譬如內篇莊德充符大宗師三篇對孔子邵仲尼耳，獨大宗師子桑戶死一章却是例外地歸孔子這一章是另一人的筆墨，而從這兩種稱謂看來，似乎道家的莊子不應跟着儒家稱孔子，那稱為仲尼的倒是近情些，那末子桑戶死一章大概不是莊子原文。但是同德充符篇載山無趾一章——見上文所引第二條——中間有兩個孔子曰，而同時這下，那就很像是一種傳寫的錯誤。

這一篇文裏，當然來不及把每篇莊子都加以辯別，但只略就所引的十六章的真偽

(2) (3) 三條，就是所謂「內篇的一部分」，就文辭而論，我們也將承認爲其口

方面，只有上面所說的第二條的兩個「孔子曰」有些可疑，但也許是一種錯誤，粗看似乎可以可疑，但「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朽楊接摺也」的「吾」字是作文者的口氣，因還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一語可以證明，此外像《曾史》、《樂記》等語，也是和上；那末老聃的話，大概只是「女慎無擾人心」一句——或者「直騫其唯人心乎」為以這樣真偽不可定。（5）條的假是狠顯明的，因為，離堅白若懸萬，斷不是孔子時又稱孔子作夫子，老聃的答語和第三條相類。（6）條也很可斷為假的，因為，絕斷不是孔子的事，「兼愛」斷不是孔子說的話，而老聃也不應稱孔子為「夫子」，因為偶乎獨仁義者擊鼓而出於亡子」的話似乎是襲天運篇見第八條。（7）（8）（9）三條同在天運篇，也像同出於一個人的手筆，（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5）（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370）（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8）（429）（430）（431）（432）（4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462）（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510）（511）（512）（513）（514）（515）（516）（517）（518）（519）（520）（521）（522）（523）（524）（525）（526）（527）（528）（529）（530）（531）（532）（533）（534）（535）（536）（537）（538）（539）（540）（541）（542）（543）（544）（545）（546）（547）（548）（549）（550）（551）（552）（553）（554）（555）（556）（557）（558）（559）（560）（561）（562）（563）（564）（565）（566）（567）（568）（569）（570）（571）（572）（573）（574）（575）（576）（577）（578）（579）（580）（581）（582）（583）（584）（585）（586）（587）（588）（589）（590）（591）（592）（593）（594）（595）（596）（597）（598）（599）（600）（601）（602）（603）（604）（605）（606）（607）（608）（609）（610）（611）（612）（613）（614）（615）（616）（617）（618）（619）（620）（621）（622）（623）（624）（625）（626）（627）（628）（629）（630）（631）（632）（633）（634）（635）（636）（637）（638）（639）（640）（641）（642）（643）（644）（645）（646）（647）（648）（649）（650）（651）（652）（653）（654）（655）（656）（657）（658）（659）（660）（661）（662）（663）（664）（665）（666）（667）（668）（669）（670）（671）（672）（673）（674）（675）（676）（677）（678）（679）（680）（681）（682）（683）（684）（685）（686）（687）（688）（689）（690）（691）（692）（693）（694）（695）（696）（697）（698）（699）（700）（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712）（713）（714）（715）（716）（717）（718）（719）（720）（721）（722）（723）（724）（725）（726）（727）（728）（729）（730）（731）（732）（733）（734）（735）（736）（737）（738）（739）（740）（741）（742）（743）（744）（745）（746）（747）（748）（749）（750）（751）（752）（753）（754）（755）（756）（757）（758）（759）（760）（761）（762）（763）（764）（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3）（774）（775）（776）（777）（778）（779）（780）（781）（782）（783）（784）（785）（786）（787）（788）（789）（790）（791）（792）（793）（794）（795）（

爲「子」，第九條又稱子貢爲「子」

人主

稱治六經。這都是假的證據。(11)條孔子稱老聃作聖是在着驚的。第12條孔
確可認為假的證據，但從(9)到(12)凡七條，對孔子都不稱「仲尼」而稱「孔子」。
這七條都是差不多的話裏有的作品了。(13)條的假，也是很清楚的，因為老子不應
同「衛生之經，能抱一乎？」等話，又完全變道德經而稍變其語。(14)條，真偽
都沒有證據可以證明。(15)條雖沒有證據可以確證它是假，但在這十六條裏只
有7·10·13·15三條，變老聃為老子，究竟可疑。(16)條真偽也難定。
末在這十六條裡回，除了(4)和(14)三條是真偽未定以外，比較最可信的只
(2)·(3)三條，其餘十條是可斷定或可疑為假的了。

是，偽的莊子是怎麼有的呢？這是不消說得的，當莊子以後，一班門徒或者私淑
人，大膽做這一類文章，傳誦既多，就誤入莊子裏去，也許本不在莊子裏，而被
人因文體相類而采入的。所以這一類文字雖在莊子方面是偽的，在作者當時却並
不作為偽而記。這就造成《莊子》裏有老聃了。

種東西裏找真確的史料，所以就史料而論，也許有些靠得住的東西。雖然篇），莊子見魯哀公，則陽篇一類，時代顯然錯誤的且丟開了不算。則陽篇說：「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寓言篇裏選伯玉變成了孔子，到底還是那個伯玉，可是「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的話總有些來歷。（像前述所說的「儼然若負建鼓而求亡」有兩三處相彷彿的話，也一定有一處是最先用的，其後經人仿效，像後世用典一般成為濫調了。）

這個例來推，那末我們不拘牠們是真的莊子或假的莊子，在這十六條裏關於老聃事實，可以總結出四點來：

（一）老聃比孔子長，孔子曾學於老聃。（2. 5. 6. 7. 8. 9. 10. 11. 12.）

（二）老聃和老子是一人。（7. 19. 13. 15.）

（三）老聃住的地方是蒲。（7. 15.）

(老) 聃就是今世所謂道德經的著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的傳授者——的老子(16)。點雖然只有第二條比較可信爲莊子原文，但這事實正如前面所說過同樣又存在而裏，可以相信爲真確的事實了。(乙) 點雖然都很靠不住是莊子原文，但可以看班摹仿莊子的作家都明白老聃就是老子，這事實是我們不能因牠們是假莊子而(丙) 點也是這樣，雖則居沛的事實尚未經考證家注意過。但做這兩章莊子的人還不能是亂造謠言，也許是可信的。(丁) 點直接的證據雖只一條，而且真假未定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因爲還有後面所引的韓非子可證，就以本書論，第十三條

而所說有來，關於莊子裏的材料之結論，正和近時人所假設相反，在事實上是老聃，也即是道德經的著者。

莊子之外，讓我們再看韓非子吧，韓非子內儲說下的經上說：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爲用則人主蹙，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的解釋是：

勢重者人主之謂也，臣者勢重之負也。

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雖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同上（喻老篇大同小異，唯引老子作「魚不可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兩句話，現在見於道德經，而韓非——韓非門徒——說是老聃，就可見道德經實是起原於老聃，而近人的假設根本失

毛詩和老子是一人。
老聃轉在孔子前。
道德經是老聃的遺言。
我在這裏敢下一個結論，說近時人的假設王事實上是不能成立的。

誌謝

詩草一冊，常熟言有章、審博、著，附從吾好齋詩草，從吾好齋詞草，常熟言、審、鉛印本。審博先生曾受業於范甫堂、李愛伯、吳擘甫諸公，故諸公咸有公言：「往往有豪情逸韻，撲人眉宇。」此可以規其詩矣。百樂先生淵源家學，其兄仲遠先生序文云：「古體學張亭甫，近體學黃仲則與龔定庵，弱冠以後，暮年不常爲詩。」又徐芷升先生評詞草云：「詞在清麗中，兼有豪放，其詩亦不常爲詩。」

100